



# 臥龍湖

陈登科 著  
魯彦 周

中国电影出版社

臥 龍 湖

陈 登 科 著  
鲁 彦 周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臥 龍 湖

陈登科 著  
魯彦周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倉庫街1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張 $2\frac{1}{2}$ •插頁1•字數58,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7,150册 定價:0.24元

統一書號:10061·149

## 内 容 說 明

臥龙湖是淮河以北某地区一个荒蕪的水洼，长着密集的野葦、杂草。解放前这里的农民饱受旱、涝灾害。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淮北人民向自然界不断地进行了斗争，并进一步提出发动群众参加治涝、蓄水、防旱。区委書記徐群德决心实现上级指示，他带了富有种稻經驗的农民李安邦到臥龙湖来找到农业社副主任张定国，商議把臥龙湖变为水稻丰产区。社里保守思想严重的人不相信荒湖能出大米，区里、社里也有个别干部比較保守，但是广大群众积极拥护。经过日夜苦战，挖沟翻圩……青苗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到了临近收获季节，大家又战胜大雨和积水，臥龙湖终于变成一片金黃一望无际的稻谷，寒潮派、秋后算賬派也不得不承認：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智慧可以变水患为水利，使臥龙湖来个全面翻身。随着在臥龙湖这个試驗重点所取得的胜利，一个規模巨大的計劃——实现河网化、淮北变江南——紧接着又要成为现实了。

—

金色的淮河水，滾滾東流。千里平原，廣漠無際。

畫外聲：淮河，過去人們一提起它，就會很自然的把它和災情聯繫起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不雨旱災。”這三句話概括了淮北平原的災情面貌。這條多災的河流，千百年來，帶給人們的是千重萬重的苦難！

解放後，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領導下，驚天動地的治淮工程開始了！遠在1950年，毛主席就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偉大號召。

毛主席的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特寫。

堅固的淮河大堤，城牆似的屹立在平原上，一直延伸到遠處。

淮河的水，載着輪船和帆船平靜地向東流去。

片片白帆，隱沒在綠樹叢中。波浪扑打着堤岸，吐着白沫，發出有節奏的響聲。

長虹似的三河閘，橫跨在河面上。奔騰吼叫的水流，從閘門里奔流出來。

大大小小的控制閘、船閘、新堤和新河……

淮河的上游，群山環抱中，高大的連拱壩影。美麗的人工湖上，船隊駛來。

高壓綫從這裡架過去。點點燈光，水光山影……

**画外声：**八年来，治淮工作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淮河面貌在迅速地改变着，解除了洪水的灾害。

淮北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村庄；繁盛茂密的庄稼，迎风摇摆！

凶猛的洪峰，一次又一次压下来！淮河大堤安然无恙。

**画外声：**但是在治淮工作中，由于对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领会不够，认识不足，只注意到大型工程，忽视小型工程；只注意泄水，没注意蓄水；只注意防洪，没注意治涝，因而在工作中也走了一些弯路，广大的淮北平原地区，旱涝灾害，仍然没有得到根除。

阴沉沉的天气，西南风呼呼地吹着。

大雨象瓢泼一般倒将下来，无数条蛇头似的细流，向低处流去。

嫩绿的大豆和含苞待放的棉花，在风雨里颤抖着。潮湿灰黄的土地上，水愈聚愈多，终于成为白茫茫的一片。

庄稼沉没到水里。南风吹来，泛着白浪。

泥泞的道路上，一辆小吉普车驶来。车里坐着中共安徽省负责同志——曾希圣同志和书记处几位书记，以及有关工作人员。

曾希圣同志穿着一件米色雨衣，站在积水的洼地的边缘。他不时抬起手，指着受涝的地方，和站在身后边的人交谈着。有时他走到水里，试着水的深度……。

曾希圣同志和十来个农民慢慢走着，边走边谈。虽然我们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但我们从他们的神情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所谈的正是千百万人所关心的问题——水的問題。

**画外声：**为了战胜淮北地区的旱涝灾害，正确地领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治淮的指示，贯彻多快好省的精神，中共安徽省委负责同志不但跑遍了淮北地区，研究了各种历史资料，而且亲自测验着气候、雨量，做了各种科学试验，总结了八年来治淮的经验，贯彻中央提出的：“群众为主，政府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蓄水为主，防洪和治涝相结合，治水与改程相结合的治水方针！”

在画外声中，出现了中共安徽省委的会议室。曾希圣同志和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等负责同志，在会议室里仔细地讨论着有关治水问题。

墙壁上，在毛主席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下面挂着一幅淮北地形图。

**画外声：**这个把毛主席指示具体化的治水方针，象一股革命的火焰，在平原上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一场伟大的斗争开始了。但是它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遭到少数人各式各样的怀疑和抵触。

省委会议室的淮北地形图，逐渐在观众眼前扩大了，变成了美丽的淮北平原。

一条未经修整的公路，转了两个小弯，一直伸向远处。路旁的杨柳，被雨水洗的绿油油的，迎着东南风袅娜地摆动。

天，灰蒙蒙的；牛毛似的雨丝，不断下着；黄土路上，踩出了深深的脚印！

路上走着一个个子很高的青年农民背影，他背着一

簡單的行李，穿着一身半舊的棉衣。漸漸，我們看見了他的臉，這是一個健康的寬大的臉，臉上的表情是沉著的、堅定的，雖然依舊保持著一個忠厚農民的特色。

畫外聲：從他的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鬥爭的艱巨。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淮南地區的農民；他象很多從江南和淮南來到淮北的農民一樣，是來參加搞圈圩稻改的。可是，他在鄉里十多天，什麼也不能幹，鄉里領導象忘記了他！現在他是到哪裡去呢？

公路穿進一個小小的集鎮——鉄佛鎮，這是一個很小的集，沒有整齊的街道，加上天雨，行人尤其顯得稀少。

這個高個子農民，走進集的中心，轉了一個彎，走到一個大門前來了。

大門前面掛了一個牌子，牌子上寫著：“中共濉溪縣鉄佛區委員會”。

他走了進去。

區委會的辦公室里。在一個長方的桌子旁邊，坐着六七個人，看樣子是正在開會。但是這個會，並不象我們通常所見到的那樣熱情地討論和研究，一股沉默的空氣籠罩著這裡。

畫外聲：區委會里同樣在進行鬥爭！

區委書記徐群德，二十八、九歲，戴了一頂揉皺了的舊軍帽，個子也很高大，長的很壯實，臉上紅撲撲的，兩眼神采飛越，更加顯出他的精力飽滿。

他一手托著腮，一手拿著水筆，在本子上寫著。本子下

面，压着一份安徽日报，露出了头条标题：“淮北部份地区受涝，各地正及时抢救……”

区委委员、宣传科长丁又龙，这个人也是一个大个子；嘴特别的大，张开口能塞进拳头；说话有点结巴。他一面抽着烟，一面结结巴巴地说：“要治涝就得排水，要国家投资搞，要圈圩稻改，我们这里……”正讲着，刚才走在路上的农民进来了，他把小包袱一放喊：“徐政委！”

徐群德还没来得及和他招呼，丁又龙向这位农民眨眨眼道：“等会再来，现在正在开会。”

这位农民并没有走，靠在门边站着。丁又龙要向他发脾气了，脸色放下来。这时，徐群德忙向他招呼道：“老李，你有什么事吗？”

李安邦在门坎边坐下来。说：“徐政委，我在柳孜乡十几天，那里的领导根本不重视稻改，什么事也不能干。”

徐群德唔了一声，脸色很沉重，停了好久才说：“你先到那边休息一下，我们正在开会研究，停会儿我们再详细谈谈。”

李安邦提起小包走进旁边小房里去了。

这里，丁又龙又继续讲起来，他说：“稻改问题，不怪乡里不重视，搞了没有用，你叫他们咋重视法。”

徐群德看看坐在他旁边的两个区委委员，他们好象没看见徐的眼光，只顾低着头吸烟不说话。这时坐在东边的区委副书记急了，他红着脸说：“我不同意老丁的意见，不圈圩稻改。咱们涝灾咋治！排水，你往哪里排。”丁又龙赶忙接口道：“水向低处流。咱这老涝区，圈圩更要受害。群众一提水都怕，你还要蓄水。”副书记恼火地说：“那就什么不干，让它涝去。”

丁又龙轻视地笑笑说：“哪里和尚念哪里经，稻改谁会

呀，你可会？不讓它涝你咋治，这要靠国家将来大搞嘛。”

徐群德向沒有发言的同志說：“你們的意見呢？”

“我認為可以試試，我們生产上根本問題是水的問題。”

一个区委委員說。接着又有一个人說：“我也同意。”

徐群德揚揚眉，看看副書記，說：“我的意見：上級党委的指示，要坚决执行。大量挖出大河小沟，可以防涝，又可以防旱；改种水稻能把低产变高产，这是我們涝区唯一出路。这样的工程，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依靠大工程。省委、县委現在都有重点，我們也要有重点試驗，我想到臥龙湖……”

話沒落音。丁又龙又裂开大嘴說：“臥龙湖？那里水一来，輪船嘟嘟地开。作为重点，圈上圩不够水冲；挖了沟不够水淤！”副書記向丁又龙眨眨眼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說怎办？”丁又龙聳聳肩說：“不是我說不行，你要考虑到能不能布置得下去。搞稻改的农民来了，我們不是照样分下去，現在看怎么样，刚才那个就向回跑了！”

徐群德看看大家，站起来說道：“任它臥龙湖水有万丈深，也要把它治住！”回头向副書記道：“你把去各乡搞稻改的农民找来开一个会，把情况搜集一下。这位老李，可以到柳孜乡去，下午我和他到臥龙湖去看看！”

丁又龙这回沒說話，只乘人不注意的时候，搖了搖頭。

## 二

三月天气，晴的爱人。楊柳被散着嫩条在春风中搖摆。

通往张庄的路上，走着三个人，区委書記徐群德、区干老万和稻改老师李安邦。

张庄，有百十来戶，是个大庄。屋子排列得很乱，曲曲折折，到处是小庄。庄南庄北都是一片沼地，互相串連着，

有的长着葦子，已經有点綠意了。

徐群德他們走进庄子，李安邦带着新鮮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里，悄悄和徐群德說：“淮北人生活真苦！”

徐群德笑笑說：“你还没看到从前的淮北呢，现在好多了。”

庄里人們正在吃早飯，看到他們三人，有的站起来招呼一声：“来啦！”有的好奇地看着李安邦这个大个子。

前面有一群小孩，坐在地上玩着他們自己才知道的游戏，一个較大的拍着手唱着：

臥龙湖，真可怜，  
蛤蟆撒泡尿，  
淹了一大片；  
三天不下雨，  
旱的地冒烟；  
十年九不收，  
真正叫人愁。

李安邦听着，回过头向徐群德說：“徐政委你听。”徐群德点点头，温和地問：“你說呢？这个地方不治它行嗎？”李安邦認真地回答：“不行！”

老万在旁笑着說：“你不会想家吧？”

李安邦笑起来：“你把我当小孩子了。”

迎面走来一个叫王清和的老头，他冲着徐群德亲热地招呼：“徐政委来啦！”

“高指导員呢？”徐群德問。

“上河堤套了。”

“社主任呢？”

“也去了。”

“唔，”徐群德嘖了一下嘴，“副主任在家嗎？”

“你說張定國？他在家，就在那邊，我陪你去。”

徐群德他們跟着他向前走。

王清和嘮叨起來：“徐政委，你來干啥事呀？這位是……”徐群德笑道：“他是蠻子，是從肥東縣來的老李，幫助咱這裡搞稻改，治住咱們的澇災。”

“啥？”王清和停着步吃了一驚。

“稻改就是要挖溝挖河，防澇防旱，把你們臥龍湖變成魚米之村。”

“徐政委，你別開玩笑。”

“不開玩笑，我們很快就動手。”

“種水稻！”王清和連連搖着頭，“咱這漏風土也管種水稻，臥龍湖也能拉成溝，那咱的手掌也管煮飯，新社會能新到這樣？”

李安邦忍不住插進來說：“老大爺，我們有黨的領導，只要我們有決心，我們就能叫它……”

“喝！”王清和也不帶路了，“看你這蠻子有多大能耐。”他搖着頭走了。

老萬和徐群德互相對望了一眼。

村子大巷口，兩間簡陋的草屋，穿過走道似的一間，便是一個很長的院子，院南頭有三間草屋，開了兩個門，這便是張定國的家。他夫妻倆住在靠東頭的一間；西邊兩間，一間作了堂屋，一間作了他母親的臥房。

張定國，個子也不矮，臉孔比李安邦瘦些，但卻不是體弱，眼睛微微向里凹一些，卻透出精明能干的神采。

他坐在門口一條小凳上，妻子在替小孩穿衣，母親端了一個小盆，放在豬頭前“噢噢”喚着豬，讓豬吃食。

母亲一面喂猪，一面向张定国說道：“前天一場雨，湖水又上来了，你这当主任的，也不想法子。”张定国逗着大孩子，听母亲这样說，脸发起烧来，紅着脸答不上。母亲看了他一眼，叹口气自語道：“咱們日子过的真熬人。”张定国站起来，推开靠在他身边的小孩子，小孩子不放他，他急躁地把他推开了，小孩子不高兴，哭了起来。

“你呀？你拿小孩子使什么气。”妻子在旁边嘀咕了一句，把孩子拉到身边，替他拭着眼泪。

徐群德、老万、李安邦走进来，张定国看到徐群德，不禁滿脸欢笑地喊：“徐政委、老万来啦！”用眼看看李安邦，不認識。

“这是李安邦同志，肥东县来的，和你一样，在家里也是社里副主任。”徐群德給介紹了，李安邦和张定国紧紧握着手，老万在旁說道：“老李是来帮助咱稻改的。”

“稻改？”

“在臥龙湖搞水稻，你說好嗎？”

张定国沒有馬上回答，想了想說道：“稻改？咋改呢？”

徐群德正逗着孩子，接过說：“咋改？圈上圩子挖好沟，又治涝又增产，今年小干，明年大干。”他又向张定国母亲笑了笑說：“大娘，你說好不好？”

母亲只当他說着玩，也笑道：“俺就怕是不打雷不下雨。”

李安邦道：“大娘，不下雨，我来就沒水喝啦。”

母亲一面笑，一面打量李安邦，张定国妻子也在旁边看着，看的李安邦很不好意思，順手拉过孩子来問：“这孩子多大了？”

“四岁了。”母亲說。

“跟我小孩一样大。”

“你出来不想家嗎？”

“想什么，治好臥龙湖叫他們来和你搭伴，大娘你可別嫌弃。”

李安邦这一說，母亲乐了，在李安邦身边坐下来，一面还向张定国夫妻說道：“徐政委常来，慢待点不要紧，这位千里迢迢跑来，你們茶也不提一壺，快去燒茶去。”說着又問李安邦，“你可真要到这里来？”

李安邦道：“你不嫌我就住到你家里。”說的母亲呵呵笑了。

徐群德对李安邦笑着嚷道：“老李你真不錯，一来大娘就細心照顧你了。”母亲也笑道：“他不象你，人家是农民，沒出过远門嘛。”

小院子空气愈来愈活跃起来了。

### 三

臥龙湖。

所謂湖，实际上是一个水洼，既沒有堤也沒有岸，象一个盆底，聚了很多水。水边就是田地，湿的陷入；稀毛秃子似的长着一点小麦。

沒有耕过的地上，长着密集的野草、杂草，一直延长到水里；水里的葦子显得更高，东风吹来，瑟瑟作响。湖里，不断有水鳥飞来，一群野鴨哇哇叫着飞起，更給这里增加了荒凉的感觉。

张定国和徐群德他們卷起了褲管涉水向湖心走去。

张定国一面用手指着，一面說道：“前天下了一场小雨，就这么多的水。这臥龙湖几百年以来，就这样年年积水。群众种下庄稼，有时連种子都收不回来。据說，当年老

乡們苦得沒法，就希望有条龙把这里的水吸走。老乡們天天請，夜夜求，感动了龙王三太子，等发水的时候，它一下来到这里，打算把水吸走。可是这事儿被玉皇大帝知道了，怪三太子违犯天规，把它貶下凡尘，躺在这里。从此，这里又是年年不涝就旱，臥龙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李安邦弯下腰，抓起一把土，放在手里揉着。

他們向前面走了一会，水漸漸深了。

画外张定国的声音：

“这里是有名的苦窩子。人家說，糠菜半年粮，我們解放前連糠菜也吃不上，生活沒办法，就吃草根、树叶子……”

随着张定国的声音，出現了这么一些悲慘的画面：

瘦弱的树干上，稀稀拉拉长着一片叶子。

树干上骑着两、三个人，伸出了瘦骨稜稜的手，揀摘着树叶子。

荒草地上，星星点点的野菜，一群人爭着去挖。

鍋里煮着发黑的树叶子。孩子們，老大娘們全家的苦臉。

村上，树叶子光了，还不是冬天，却全是光秃秃的树干。

画外张定国的声音：“树叶吃光了，大家就成群的向外逃荒……。”

泥濘的路上，一群衣衫襤褸的人，吃力地向前走着。

鉄路上，几里路长的难民，臥在鉄軌上，火車狂吼，人群不动……

画外张定国的声音：“我們庄上有个閨女叫张玉兰，那一年……。”

风吹雨打的破屋里。

年輕的张玉兰娘，牵着玉兰，丈夫挑着一担破东西，走

出門來。玉兰姐姐和他的哥哥默默地站在門前，爹歇下担子，搬了一些土坯把門封起來，一塊土坯又一塊土坯，象塞到人心裡。

一家人再回頭看一下破茅屋，擦着眼淚嗚咽地離開了。

出了莊子便是白茫茫的水，他們一家子涉著水，再一次回頭看看，還很小的玉兰哭起來。

某城的城郊，蓆棚子裡住着玉兰一家子。

瘦弱的爹躺在床上。閉着眼哼哼。大街上，姐姐和玉兰端著碗向行人要飯。

母親和兒子站在街頭，兒子背後插了一個標籤，上面寫著：“此孩出賣，價洋五元”。

一個胖子站在母親面前，端詳著玉兰哥。

母親端著一碗泥湯似的藥，半跪在丈夫的床前，一勺一勺喂著。

母親站在門口，胖子領走了兒子。母親雙手掩著面，淚水從指縫裡漏出來，兩肩劇烈地抽動著。

大街上，姐姐領著玉兰繼續要著飯，一個三角臉的傢伙，斜著眼看了姐姐一眼，在他倆身邊停下來。

三角臉的人把他姐姐領到一個大房裡去了，不久三角臉的傢伙又出來了，給了玉兰一個大饅頭，拉著玉兰的手，重新走到大街上。

三角臉的人向人縫裡一擠不見了。玉兰走了一段路，什麼也找不見。

玉兰回到棚裡，娘拉著她，大街小巷狂奔，哭喊著……深夜，棚子裡發出嗚咽聲。

夜風吹來，玉兰爹臉上蓋了一張紙……

荒涼的淮北平原上，北風卷著落葉，母女倆破衣爛裳孤

零零地走着。

张定国的画外声：儿子卖了！女儿被人拐走了！丈夫死了！五口子出去，只剩下二个人回来！那个时候，我們这里就是这样生活的。解放后，不逃荒了，可是年年还得靠政府救济，灾帽子一直脱不掉。

李安邦激动地说：“我們一定得加把劲，治治这个地方。”张定国看看李安邦，伸出了手，两人紧紧握着。老万在一旁笑道：“好！淮南淮北人成了好朋友了。”

#### 四

早晨，张庄的巷口，先是三三五五的人，端着紅芋稀飯，凑到一起，蹲在地下，而后，人渐渐多起来。

王清和象是得了什么大秘密，胡子上貼滿着稀飯，一面走，一面說：“你們听說沒有，新聞新聞，来了一个蛮子，要治我們臥龙湖，还要种水稻。”一个比王清和年輕一些的老头张迂执，从牆角轉过来，急忙搶着說：“哈哈，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张定国要叫漏风土长出水稻！”

旁边的一些人，有的笑，有的站起来說：“迂执大爷，甭說早了，兴能长出来呢！”

“长出来！”张迂执：“哼！坎头上能不能长出角来！”

几个年青人不服，說：“照你說，咱臥龙湖就一辈子別想翻身！”

“要臥龙湖翻身，可不象你在床上打个滾，”王清和說：“咱这地方倒霉！”

一个很漂亮的姑娘、王清和的外孙女王凤云端起稀飯站起来說：“爷爷，如今太阳亮堂堂，霉气早光了。”王清和也和張迂执一样哼了一声，王凤云和一个青年做了一个鬼脸，